



仙舫老伯方人閣下自賊離桂管後黎平無事防專探報奉

檄飲團練子弟馳逐于都勻鎮遠平越之間忽二年餘矣音

驛石時鬱思未釋于同人詢問

赴居致審

鈞度多福至以所履似嶺以南岸邊水毛 辛未老籌度里

為勤苦人才與財力兩乏之恃然才亦乏潘未必強到中幸

如立兩輔無人任將奈何 極古腊粗了點事春初已涸危而

中心總為往之甄老已効節回楚後派防平江勅亦通崇

三西派往安化就陽常備辦理各伴岳州湘潭三戰均未得人

行間奉三次

諭旨台防岳州總帥奏調之 駱帥奏留仍存

俞允惟自忖亦才豈能獨任耶 自帶兵勇六七千人水陸

籌防也無由自第一苦無砲位聞奏調洋砲因樂昌以南

道梗竟不為得桂林省城為存洋砲 辛階中丞注桂林

防用意深摯可以悟告乞

代致請引領念望不能言之意 老母年春初已回里居賊

氣逼近之時三次距舍不遠八里十里正苦各地可避耳

舒文州幕于台按居停張禮度極農帥之高弟子也為奉

先生品季均在貴筑亦均也也此奉請

鈞安如胡林筆老語季八月初十日岳州鳳凰山大營



仙舫先生集元閣下前幸湘陰舟次

惠書擬俟

旌旆抵粵後再行裁渡居轉傳詢未有確耗人事牽涉
遂闕報答咎責良深頃奉

賜函藉志夏杪由間道旋桂

興居康吉調衛增緝至以爲頃逆賊穴踞秣陵並築
鎮揚負隅之勢不遠三舍去凡亦有識者所苦料獨惟

其不暇四步西園章門此竄豫晉連樁三千艘颶馳二

千里衆不考不多力不考不強精銳既分則江南三城宜

益實弱聞諸人言見諸彙牘皆云南京之賊僅存數百

揚州之賊食盡援絕而向琦二帥卒不能設法收復此誠

不可解者也欣老既負重名許公亦夙嫻韜畧而半年

相守一籌莫展揆諸事理尤所難明江西本無先事之備

又乞軍旅之材岷樵先日入城粵逆次日繼至其老之機冥

冥者善已預為安排頃已於二十日解圍岷老勳名日隆
物望攸頌

帝簡而屬即

特頒闕防全界兵柄蓋示意中之事鄙意欲募勇萬人
勤加訓練茲文岷樵以為掃蕩澄澗之具而變厲兵方
弁之習愚計粗定方擬請召健卒興辦軍械而連日
下游消息益覺雀語賊自南昌竄出即據九江金陵之賊

又分數千攻陷安慶進舟裕漢窺伺廬郡新省九江之賊
亦分千艘由富池口入陽平河攻陷臨興國通山通城及粵
省之臨湘巴平皆為震動矣尤可傷者鄂省自五月業即於
廣濟之田家鎮嚴設江防編木為屏橫截中流旁列油篋
壘石為壩上留礮眼以施鎗砲兩岸紮營以防陸路屯兵勇
五千人以為重鎮文武賢幹多萃於茲以為禦賊門外之
道冀固南北示省之防自三十初十等日屢次獲勝賊多

冥者善已預為安排頃已於二十日解圍岷老勳名日隆
物望攸煥

帝簡而屬即

特頒關防全界兵柄蓋示意中之事鄙意欲募勇萬人
勤加訓練茲文岷樵以為掃蕩澄澆之具而變厲兵劣
弁之習愚計粗定方擬鑄台健卒興辦軍械而連日
下游消息益覺雀預賊自南昌竄出即據九江金陵之賊

又分數千攻陷安慶進舟裕漢窺伺廬郡新省九江之賊
亦分千艘由富池口入陽平河攻陷臨興國通山通城及粵
省之臨湘巴平皆為震動矣尤可傷者鄂省自五月業即於
廣濟之田家鎮嚴設江防編木為屏橫截中流旁列油篋
壘石為壙上留礮眼以施鎗砲兩岸紮營以防陸路屯兵勇
五千人以為重鎮文武賢幹多萃於茲以為禦賊門外之
道冀固南北二省之防自三十初一初十等日屢次獲勝賊多

損傷至十三日卯刻竟被羣賊攻毀焚燒營盤兵勇沖散
徐道張道不知下落岷樵及唐子方廬訪已並程回荊鄂
城北省以令方防禦田鎮此險一失省城兵力極單餉項支絀
居民及在官人後遷徙一空張制軍以十六日赴山東任新督吳
甄甫先生初七自長沙起行亦如抵鄂城人地極生接藩又
不豈日謀鄂之方鄂生設想不特鄂也湘之去澤一湖僅隔
此風善利三日可到 國舊日內既慮此事為甄翁及岷樵憂

又慮南省恐吾鄉復尋去秋之盟也事六月以來守備粗真
餉銀多支三月煤米等項多支半年城內各兵四千有奇練勇
分布各處者尚有二千餘人省垣有警亦即帶勇入援湘中
多可撲抄較此省差有把握耳而慮水路舟車逆艇實
多沿江上下往來自由或以一腹擾我省會牽我大兵而以
分腹旁震近水郡如江西瑞州饒州近事掠其甲而攻
其地披其枝者傷其心生民塗炭力難量處此其可為長慮

者也

閣下偉略匡時遠軼儕輩於榆之急詔所憤切倘有
深謀秘計足紓目前之難望其惜

飛書詳告聞我思蒙矜切禱切懷慶以七月三日李解圍八月
詔書褒功各帥皆膺懋賞而平陽被陷旋踵見告叔捷之
章常多失實比近日通病也因垂問附及順問

台安諸希

心照

至弟制曾國藩

廿五日申刻

朗齋 仁弟大人閣下前奉二月三日

惠書信德為幸及後昨又奉二月三日

來函並孫鎮威道先後來津詳述一切狀態
履歷經知

勸敵廣遠欲令易任淄川礦務學堂高擬
各條頗有條理徐應 封函造煉鉛爐兩具三月
抄果運到否前候贈器在匠用費為一千金候爐
到後應令核實報銷該員既厚給薪費未便

務端札沒任銀爐若等重難運赴淄另存傳
設廠并辦藝芳堂亦任其勞惟從係初學必延
西士熟諳者幫同鍊化未易其人現挖礦苗時少付
多九派礦師指引其心煉脈所身士歲年操苦道頭
勤礦學業尚淺若上等礦師必較受西語熟何切
礦之指亦者非月薪四五百金實難招致指亦若
現指如礦及水取石正在喫思苦難分身
尊之意以為在外洋遠在客再設信但淄廠建造

開覽等費諸程均用已用三多金源俟鍊鉛
運銷理有成數礦本可轄轄固轉乃可放手為之
目下指腹集款到更艱難為祈

程官離手重以底於成坊洋防務自應身及膠州
威道等擬節酌已屬省之亦有惟鄭工未合農
部仰各官儘藥整心易未若能允醇邸病
志大愈請務擱置應俟報痊後再據各官商
好亦各團在督辦之意感伯大速灣之南陸動上

緩急先後似當量力圖維孫籍去營自裁減
餉項動多掣肘若有大興作實通至各縣貼年
查好兩字成出第一保護失事章程大政右委
便酌州併入 告事 歸地方應請
粵浙撫衙手仰奉後款項
知我信之

光緒十四年三月
日

再前李葆华分来募化炼土匠此事广蒙周知要
西洋各国皆有专精化学师主持厂务不能专靠土
匠且募匠皆任人指挥亦非好手宜速募建宜速物
知其事者一付至港乃为重要事中国均化学者甚
过徐雪村彼二赖其子募村帮曲於西学实有识
会控能取必有把握但不留官场俸即大更指事
制于村故只不以其礼仍调融中事推以意
言其文意需出雷奇款稿先在港修便其里料

解程良本可速固技何老内行一得人为佳也
原奏六成归官制世商富款入股者将来另
订详细章程原加妥酌切勿急中幸山泉平
度金矿已有端倪非借洋债公家金添添器
内属候二三年金差旺出洋款还信再议在事
入 告保外有强知强政者少却反更多偏膜吹
未需奈世苦境极而在也李葆华人若勤特也
另中差要用生所长在滇印以 知任
六月廿日

身命長弟子木人極敦厚鄭王保業
內意與賊子中此極僅能降補不免憂慮
蒙調赴大軍若六表事速請開後免
指項又後駁斥而少坊坊會後仍蒙
推愛仍與前保切實智請事理似為持
平一不亦亦海駁之變因軍
上國山皇下兩能降度如呈否乞
的兄文高
卷月台

驥雲仁兄大人閣下昨佈後函計日可登
台覽前得金可亭書言陶君建威蓋操
練已成亟思一我弟意此軍原為中原起見
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實不暇调入皖中然思
皖中狗賊上犯現有大仗可打凡兵勇之氣不
見仗則弱常見仗則強久逸則終無用處異
日亦必不可臨敵於調來與湘軍或昌其合同



驥雲仁兄大人閣下昨佈後函計日可登

台覽前得金可亭書言閣君建威蓋操
練已成亟思一戰弟意此軍原為中原起見
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實不暇调入皖中然思
皖中狗賊上犯現有大仗可打凡兵勇之氣不
見仗則弱常見仗則強久逸則終無用處異
日必不可臨敵故調來與湘軍或昌荃合同

打二三次大仗仍可撥回襄陽惟襄陽若近日有
警則請心弗調如襄陽春令派兵或另調一枝
換防皆隨

兄袁酌定即與陶君言之果可札調不妨

代弟作札以奉 鈞諭為荷仍由

尊處查鄂軍行營章程酌給一月口糧令其
雇船到蕪水入英山會剿非此間兵力不足實

○陶云及自市長夫而另估千金

歷練戎行成全將士之意也 惟帥分兵六千人

入太湖与唐義渠觀 寇專顧城圍多 鮑蔣

三軍出剿援賊 廿二日已獲大捷 晉山二萬
整隊不與賊 壘十三座 賊六七千人尚須

謀者矣 擊之舉 冀得走狗而烹之耳 此

致印 頌



台安 弟制胡林翼 夫

雪后到此 擬 陸文川而先擊其子以游如軍予以此 誠之地不為也

十月廿八日

仙翁先生仁丈大人侍右別後聞次日風浪大作舟
行平穩稍慰馳系辰下想已

安拉里門字衣扶杖話舊開尊暫尔優游定
多佳想敬以為頌廣濟戕官之案巨匪宗
觀佑為之謀主以危詞迫脅鄉民負嵎
抗拒岷兄於^{四月}十二日到蘄後即廣行解散
令其耆鄉長自為縛獻免致波累無辜
西鄉紳士網送二犯餘多解散惟宗逆及

東鄉愚民負固如故嘯聚至萬餘人岷兄於廿
三日偕所鎮軍徐觀察督帶兵勇二千
進逼賊巢兩月三勝斃賊五百餘生禽
數十訊其被賊畏脅者釋令持示回巢
互相傳播明示以殲止渠魁之意愚民解
散益眾賊勢遂孤首逆即時逃竄現正由
兵接捕官兵雖到千二百名甚不足恃昨據
通城稟報首犯羅依仁吳如山金之利均已就擒

已北調開通城之化勇鎮草兵前赴廣濟交徐觀察管帶
掩捕首逆及餘匪以岷兄既去賊或生志也江
南揚鎮賊勢頗盛然尚未能克復四月十八
日得安徽中丞咨粵逆於初九日分股由滁北
竄此間即飛札岷兄由廣濟山路趕赴皖豫
之交迎頭截弟北到時適廣濟事不能歇
手未及於此初九二十日具摺以竄大局攸關
自應先其所急為言此摺未到已有 竄論

亦是速岷兄北去之意 岷兄書來已於五月初
日由水路取道九江等處前矣傳聞竄
踪一股人數不過數千似撲滅為易大營探報
賊匪有公竄之說未知確否浦口東瀾各要
守禦空虛實為可慮此間諸如常惟庫貯
空、募勇徵兵均無從籌饟人心無所恃以為
固鹽務已提撥多金捐項尚未破白刻下籌
辦被鑄人多不謂然、非此亦別無良策也知聞

塵念故詳以奉

卹前夾片一件已奉

告即請

殊批知道了特奉

台安不莊不備五月四日後學左宗棠頓首奉



符弟仁兄力人聞不別耐首夏今又秋風水
月江天多在不與懷

左君也德心巡江逢次公松檟踞日見九十歲
次或為象尚函立候修復雖多書記不若親
手搦管之安速奔駛若境如斯友不違致
音敬作望望以擾

違能知我如

免能諒之否耶 辰維

侍叔果福弟如心祝佳如犯境幾月百五

聞之氣爽幸甚幸甚為兩帥善有表

臣之少語見則都懷有知不能不以管見

若之小住世山一侯訪新有瑞倪亦之擺脫下地

狼福海一帶守大劫九月可也蘇垣又謝矣

手此勇請

台安外丙海一函叙之詳細乞

閱之國封防進為表 不覺 恨

後承仁兄大人闕下別時首夏今又秋風水
月江天多在不興懷

左君也然以巡江途次公松檟躡日見其十數
次或乘安而函立候惟復雖有書記不若親
手搦策之安速奔駛善境如斯亦不遑致
音敬作空望以擾

違能知我如

免能諒之否耶 辰維

侍秋景福當如心祝佳奴犯境幾月可宜

聞之聖矣幸多字為藉叙弟為兩帥善防表
馬戶語之見何鄙懷有知不能不以管見以核
若之小住焦山一俟防務稍瑞倪即之擺脫下巡
狼福海口一帶亦大約九月可至蘇垣入於案
手此專請

台安外內每一函叙之詳細乞

閱之固封飭進為幸

弟榮

意安如兄親家之問下者亦寄一函

求望代長為其聽也家作謗叙一書其

信石如可到否昨在

手書云

台旌已極者增

送履在候



周際按秦以折以飲此向祐平安惟南岸

之患將蔓延在江左能鉅軍速去補救

甚易恐稍落賊後者耳忠者率羣

銳志樓於岸石洞岸老烈十三營者多石

州城已被查圍而在洞岸在唐一色裏子者

已及女叔不通遲路已出昨老竹丹到南雲

以帛書之援弟不得已冒險分去馬步以營
退口施援恐難不及矣又恐多信是燭窮

得入博場拚力搜括藥幸於獲之一勝然未

見其一擲之必伸也斷屏其心為已播內其心

空靈秋營漢多老營均派出赴援且均

兼自不見油鹽小菜何物昨次八營往援之兵

每大營帶錢二千餘文米五升隨及耳膽

椰棧得而糧食一資以洗四顧茫茫無款

甚到不堪設想也乃之奈何安處亦不知其為

安多不便尤多不及為之四營三一乘一耳藥

事不向東海船拖接信之賊賊有以某

同若已山積石物充足憤恨多已漸起正年

大不接...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老...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岩...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相...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破...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輝...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謝...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揚...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同...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新...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中...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幼... 蘇州... 賊由金陵... 江往北岸

